

【人生风景】

□戴荣里

准酒鬼都有这样的体验，回家会遇到门卫刁难。我很幸运，喝醉了，门卫兄弟很体贴我。喝多了会主动替我开门，送我到家，把我当哥哥或叔叔，到家，酒就醒了一半。

一生没少和门卫打交道，单位的门卫，家属院的门卫，当然还有外单位的门卫。最喜欢的还是单位的门卫，最初的门卫都是本单位的员工，我那时写小文章，又没有享受报纸的资格，所以只要有我的文章发表，门卫兄弟就会偷偷留下来。有个门卫，最初和我在一个工班，抹灰工。这小子“狡诈”，有我文章的报纸，藏在身后，总要我先给他一点小恩小惠，才肯给我。后来，我离开泰安，他不久就去世了。接到他的噩耗后，我心疼了好几天。

前妻曾做过门卫，经常说门卫的辛苦。前妻人直率，但她所评判的人基本准确。对她好的同事或领导，后来都混得很好，对她恶言恶语的人最后的结局都不怎么样。她是一位很较真的人，为了生存不得不迎合领导，在开关门之间，在送报纸的快慢之间，人间冷暖已经知道许多。

曾在某个冬夜，我替前妻值班，才知一个门卫的难处。冬天里，一个门卫就要在别人的幸福里感受频繁开门的琐碎。我在那个冬夜里，感受了门卫的艰辛，而前妻大概做了三年门卫，我很钦佩她。

后来的门卫大多是聘请的保安，

门卫兄弟



形式上是正规了，感情上却隔了一层。后来我到北京工作，曾经做过办公室副主任，对门卫兄弟情同手足。有个门卫，东北人，年过三十未娶妻，问其缘由，家穷所致。每到春节，我都会给他买一身衣服，一直买了三年。那时我在北京良乡住集体宿舍，每次深夜喝酒回来，门卫兄弟情同家人，送我到宿舍。门卫兄弟说，我就是他的乡下老哥，这话我信。

因为出身寒微，对寒微岗位的人多了一丝亲近。所以后来搬到所谓的高楼大厦，依然对门卫兄弟保持深厚的情感。平时来单位找我的人，门卫兄弟格外尽心。想一想，真正要感谢单位的这些门卫兄弟们。他们名义上是保安，我感觉就是我故乡左邻右舍的兄弟。

如今，家住在条件较好的小区，小区的门卫也是尽职尽责。见我老远打招呼，深夜酒醉回家，有时他们会

送我到楼道口；我的学生邮寄来礼品或书，放到门卫不会出现丝毫差错。每当我看到有人对门卫冷若冰霜或恶语相向，我心头总会一紧，感觉到他们所不屑的是我的兄弟。

无论是曾经做过门卫的前妻还是每天见到的门卫兄弟，门卫所给我的感受不仅是一份求生的工作，更多时候，我感觉是做人的艰难。我曾见到过一些煞有介事的门卫的嘴脸，但更多单位的门卫，给我的感觉是朴素的情怀。追溯一下，工程队的

门卫、机关的门卫、家属院的门卫、北京城里高楼大院的门卫，见的门卫越多，对门卫的情感越深越浓。生活其实很简单，以一种舒缓的格局对待周围的一切，一切就充满了温暖。

每天清晨，我离开小区时，享受小区门卫的祝福，迎接我的是单位门卫的笑脸。对我而言，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民众，但这些人给我的感受让我拥有每个真实的白天，让我在夜晚的轻松里，回忆这个本应该是隔断的疏通，严肃的美好，回忆这些本来可称为阻碍你抵达的门槛。

感谢门卫兄弟，也感谢曾经做过门卫的前妻，所有的尊重与喜悦，大概与所处的位置无关，与你和对方所呈现的态度有关。

有时，在千辛万苦之后，一个生活中人，需要的可能就是门卫兄弟的一张笑脸。哪怕，门卫兄弟的笑脸之后藏着万千的辛酸。

【大众讲坛预告】

情随境迁 活色生香

——简谈中国花鸟画源流发展与演变

主讲嘉宾：陈健

花鸟画与人物画、山水画并列为中国绘画的三大画科。作为一种绘画形式，花鸟画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以图案样式出现在器皿上。本期大众讲坛邀请到济南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、水墨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健，他将为读者讲解中国花鸟画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以及代表作品的赏析。

讲座时间：10月14日(周六)上午9：30

讲座地点：二环东路2912号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



【流金岁月】

追梦芦苇丛

□田爱芝

今天,我像往常一样,吃过午饭后沿着操场溜达一圈。

忽然,一阵清脆婉转的鸟鸣将我的目光引向了操场东边的那片芦苇丛,蓦然发现这片芦苇已长得郁郁葱葱,里面还掺杂着一些不知名的开得正艳的小花,引得蜂飞蝶舞。记得年初乍暖还寒的时候,和朋友天天来操场,仔细找寻被春风吹醒的小生灵,一茎嫩芽,一抹新绿,都会带给我们几多欣喜。唯独这里只有一人多高的枯黄的芦苇,当时还在想:这片地方没见水,也没有人收割,还会有新的生命开始吗?如果有,是从枯苇中间挺拔而出还是另生枝节、旁逸斜出呢?

如今,在不经意间,它们竟长得青葱茂盛,那些欢快的鸟儿是否将巢也安于此呢?此情此景更是触动了我儿时的记忆。

我们村子虽属穷乡僻壤,却是三面环水,尤其是村子西边的两个大池塘(我们当地俗称“湾”),一年四季,都是我们的乐园,让我至今仍然魂牵梦萦。从村子向西有三条路,一条主路,两条崎岖的羊肠小路。主路北边是一个大湾,大湾分东西两部分。东半部分供大人们洗衣,孩子们嬉戏。西半部分种着莲藕,一到夏天,碧绿的荷叶便遮住了半个池塘,荷花含苞待放,美不胜收。偶尔渴了,我们还会随手摘一片荷叶,包了水,然后捣一小洞,对着嘴喝。有些胆大的男孩子向深水处摘一朵荷花,或是一个硕大的荷叶,或是采摘几颗青青的莲蓬子儿,我往往羡慕不已。

主路南边就是芦苇湾了。那些芦苇浓密茂盛,高可过人,我总觉得神秘莫测,并且有丝丝恐惧感,总想着里面会不会有咬人的虫,可怕的蛇,抑或有坏人藏在里面?虽自小在农村长大,但我特别怕虫子,尤其是蛇,所以一个人是从不敢踏足此处的。

有一次大着胆子,跟着俩姐姐,还有几个伙伴小心翼翼地下了芦苇湾,密不透风的芦苇丛里居然有好多鸟巢,我们还意外地收获了几颗小鸟蛋,当时真是满心欢喜,宝贝似的捧回家。我和两个姐姐忙得不亦乐乎,找盒子,铺棉花,给鸟蛋安家,企盼着小鸟宝宝破壳而出,但终未如愿——那是唯一的一次芦苇丛冒险。

眼前这片芦苇丛充满生机,蓬勃向上,我在校几年却未曾踏入半步,或许儿时对芦苇湾的神秘和恐惧感已植入内心深处。今天不知为何,忽然童心大起,要不改天找个同伴一起进芦苇丛探个究竟,或许真能追寻到童年时的快乐!

【悠悠往事】

□帅志星

故乡在鲁西南,四十多年前还是一个偏僻的小村。

知了叫得正欢的时候,天气越来越热。临近晌午,庄稼地里没有要紧的农活,男人们坐在村头聊着当年的收成;老人们拿着蒲扇,蹲坐在屋门口打瞌睡;孩子们总是不知疲倦,拿着长木棍到处粘知了;大黄狗伸着长舌头,跑前跑后,孩子们扔下的知了是它的美味。

“咚——咚——咚!”一阵清脆的拨浪鼓声在村口响起,紧接着“破铺衬、烂套子,小孩的破帽子;旧鞋底、废塑料,不能穿的烂棉袄,拿头发来换针——”那个“针”字声音拖得很长很长,如歌声悠扬,打破了小村多日的沉寂。“卖货郎来了”,孩子们兴奋地叫着,飞快地跑到村口去迎接。

每隔十天半月,卖货郎就会推着独轮车来一趟。我家在村中央,大门口敞亮,周围住户比较集中,是卖货郎停车的好地方。独轮车还没停稳,周围就马上围满了赤脚丫子的孩子们。

卖货郎看上去有六十多岁,脸黑,瘦削,有点营养不良。大黄狗并不咬,摇着尾巴迎上去,这里闻闻,那里闻闻,和卖货郎像多日不见的老朋友。

车子前面放着一个大木箱,里面是当时农村十分“走俏”的东西;后面放着个大竹筐,用来存放收来的各种破烂。卖货郎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,里面分门别类地放着针头线脑、香烟火柴、学习用品,还有姐姐们喜欢的雪花膏、红头绳、发卡等等。孩子们踮起脚尖,用手扒着箱子,眼睛紧紧盯着花团糖豆、各种玩具,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这时卖货郎总会说:快回家给大人要钱去!

那时家里几乎都没有钱,不过,可以用破烂换!

他的话提醒了孩子们,大家飞快地跑回家,从床底下,棚子上,夹道儿里,到处找值钱的东西。有的拿出破布头;有的捧着地瓜干;也有偷拿家里鸡蛋的,急急忙忙跑过来换取自己喜欢的东西,生怕卖货郎走了似的。

奶奶有时会给我一团平时积攒下来的头发,让我拿去换东西。卖货郎说太少了,换不着啥,只能换一包糖精。我接过小纸包,赶快跑回家,到厨房里盛一碗凉水,放

上糖精,搅拌几下,一碗可口的“饮料”大功告成了。还没等我喝,弟弟就急了,“快给我尝尝!”

有一种烧制的泥娃娃,正面涂着各种颜色,背后有一个小孔,轻轻一吹就发出好听的声音。还有一种泥模子,里面有图案,用胶泥塞满,反扣过来就是一块生动的浮雕,这些都是男孩子十分喜欢的玩意儿。

有的孩子哭闹着要大人买东西,邻居们劝说着,大人才勉强强强给买一点,哄着孩子不哭罢了。二羔家里最穷,一点破烂都难找到,从没见过他买过什么东西。有时他会拿着捉来的天牛或者知了,跟在小伙伴屁股后面玩,怪可怜的!

已过正午,女人们做好午饭走过来,看看有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她们挑挑拣拣,讨价还价,磨蹭半天才能成交;卖货郎很热情,也很有耐心,嘴里直喊不赚钱。男人们也出来凑热闹,在公社工作的邻家大叔最大方,他有时会买上一盒“黄金叶”香烟,会抽的都给一根,用火柴给大家一一点上,关系十分融洽。

孩子们被拉回家吃饭,买东西的渐渐少了,独轮车旁暂时清静了许多。卖货郎坐在那棵大榆树下,美美地吸上一袋旱烟,然后从车上拿出早已预备好的窝头吃起来,有时噎得脖子伸好长。这时候,我会跟着奶奶给他送上一碗开水。卖货郎看见了,赶忙站起来接着,十分感激又有点讨好似的说:你这孙子头大,鼻梁高,长大准有出息!奶奶听了高兴得半天合不上嘴。

从他们的闲聊中得知,卖货郎家里人多,老伴又有病,生产队分的口粮不够吃。为了补贴家用,尽管年龄大了,不得不继续挑起生活的担子,带着全家往前走。

下午两点左右,太阳火辣辣地照着,这是一天最热的时候,人们或躺在家里午休,或坐在树下乘凉。卖货郎顾不得天热,推起独轮车,摇动“拨浪鼓”,重复着那几句“歌谣”,到其他村里去了。

卖货郎的身影渐行渐远,多年过去了,叫卖声有时还会在我的梦里响起。卖货郎曾经给单调乏味的村子带来不少欢乐,让人难忘,也让人感到无奈,心里总有丝丝酸楚。卖货郎是当时农村生活的一个缩影,也是那个时代的“符号”。

【落英缤纷】

□李成恩

黄河源头卡日曲
积雪悲伤,落日喜庆
行走的姑娘像个谜

在卡日曲摔了一跤,双膝红肿
好比在宽敞大街上捕获了一只可爱的野狼
世上之事,无法想象
我怀抱野狼
犹如抱着落日
我通红的双膝在白雪的映衬下
像两只羞愧的野狼
一拐一跛
也是另一种陌生的欢乐

卡日曲,短暂的卡日曲
落日赶在黑夜之前光临
我努力辨认落日的方向
哦 辽阔的土地全是落日
我努力站在黄河源头,双膝像野狼
心脏像积雪,站稳了——
大风吹起了黄河源头
大风顺便也吹起了
我这部诗集的源头

扫描二维码
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,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,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,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,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